

### 一位哲学教授的温情回望，一个普通家庭的时代光影

# 郑忆石：放下理性思辨，用文字将亲情定格

## 一纸家书开启记忆闸门

2019年，退休在家的郑忆石在整理母亲旧物时，看到了母亲生前写给儿女们的信。轻轻摊开的一沓泛黄信纸，开启了她的记忆闸门。母亲一生给分散各地的儿女写过无数家信，字里行间全是无微不至的牵挂。1993年3月，81岁的母亲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如下话语：“在自己的一生中，虽经历了无数坎坷与磨难，然而自强、自信，无愧于心的信念，从未消失过，也正因为有这些信念，才使我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难关，把你们五兄妹抚育成人。”

这段话，成了郑忆石动笔写这本书的初心。

其实早在2009年，她的一篇“有感而发且一气呵成的‘涂鸦’之作”——《圆梦》获得了上海市教委征文活动的一等奖，高兴之余，写作的念头便和深藏于心的陈年旧事陆续浮现脑海一样，悄悄发芽。

对郑忆石来说，写学术著作是工作，是面对公众与学界的理性表达，要讲逻辑、守规范、重论证；而写家族回忆，是不吐不快的情感奔涌，是献给至亲的内心倾诉。不用术语，不求高深，只用平实的话，把日子里的苦与暖、家人间的情与义，一一写下来。

郑忆石一生从未见过父亲。在她出生前，父亲为救两名少先队员，自己不幸遭遇车祸离世。她只能从母亲的讲述、哥哥的回忆、父亲留下的日记与自传、他的学生和老同事的只言片语里一点点拼凑出父亲的形象：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，曾参加昆仑关战役慰问团，心怀家国、正直善良。这份无声的影响，跨越时空，深深地扎进了兄妹五人的人生选择里——其中四人走上讲台，以教书育人使命，延续着父母“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理想与情怀。

## 藏在严慈并济中的母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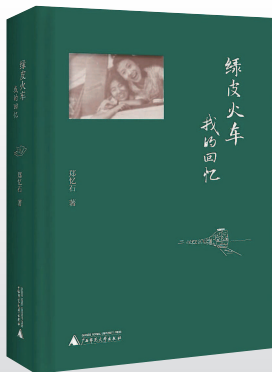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早逝，最终撑起这个家、撑起子女一生底气的，是毕业于金陵



■1956年7月，父亲去世三年后，全家人第一次合影，右二为郑忆石

初春时节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忆石的回忆录《绿皮火车：我的回忆》正式出版。做了一辈子学问，习惯了理性思辨与严谨论证，这一次，她放下理论框架，提笔写下最朴素的家事与心事。以“绿皮火车”为线索，她打捞起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碎片，讲述一个寻常知识分子家庭近百年的悲欢故事，也完成了一场对父母、对过往岁月，安静而郑重的回望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 颜静燕



《绿皮火车：我的回忆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



■母亲去世的前一年(1999年)，作者与母亲的合影

女子大学的母亲。

家里收入骤减，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，最难的时候，她甚至想过放弃当时尚在腹中的郑忆石。是医生一句“留下吧，也是给丈夫留个念想”，让母亲咬牙坚持下来，在绝境中活成了全家的支柱。“如果不是为了你们兄妹五人，妈妈何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挣扎！”一句感慨，道尽半生艰辛。

物质的匮乏逼出了这位知识女性的生存智慧——她运用大学里学到的化学与生物学知识，从科学角度分析食物的营养构成，用鱼籽、羊肝、猪脑花、猪杂碎等廉价却富含蛋白质的食材给孩子们补充营养；三年困难时期，她教孩子辨认野菜、开荒种菜，把野菜剁碎煮粥，将红苕藤、南瓜叶掺进米饭里充饥，自给自足渡过难关。怕孩子们捡来的野菌有毒，她以身涉险试吃完确认安全再让孩子吃。

母亲的爱，不声张，却处处都在。平日里，她自己省了又省，碗里的饭总要拨给孩子，她说：“我哪怕吃只蚂

蚁，也要把腿脚掰给你们。”可是在非对错、公平公道面前，她从不让步。

有一回，大哥买回家20斤面粉，母亲一掂就觉得分量不够，要去粮店询问。大哥怕麻烦，小声说：“要是真少了，我一个星期不吃饭补回来。”母亲当即沉了脸：“太忒了，这是一家人的口粮，怎么能这样算了。”她拉着大哥去粮店核对，果然少了5斤，最后一分不少地补了回来。

母亲的爱，是严慈并济的。在学校，母亲是温和耐心的好老师，因材施教、有教无类。对于学习吃力的学生，她不断鼓励：“只要课堂认真听讲，不懂的尽管来问我。”可回到家，她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“零容忍”的禁忌——上课不听讲，回家问她；作业拖拉，临睡前赶做；考前不复习，临时抱佛脚……“在家里，我们不敢就所学的知识问妈妈。因为一旦开口，她马上来一句‘你上课在干啥？’”一句话，让孩子们明白：自律是根本，靠人不如靠自己。

母亲常教孩子“人无信不立”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。特殊年代里，告诫孩子“各种问题都要独立思考”“不要别人干什么，就跟着去干什么”。这位外表温和、内心刚强的母亲，把善良、骨气、自立，一点点种进孩子的生命里。

## 从面粉厂到大学讲台的逆袭

郑忆石的大学梦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埋下了。从未谋面的父亲是浙大毕业生，在她心里，“父亲”和“大学”连在了一起。后来大哥考上了清华大学，看到他衣服上别着的校徽，郑忆石眼热不已。一天，母亲让她上街寄信，11岁的孩子悄悄取下哥哥衣服上的校徽，别在自己的棉袄上，喜滋滋地溜出了门。一路上，她昂首挺胸，迎着路人们疑惑的目光，一脸傻笑中满是骄傲与向往。母亲讲金陵女大的时光，大哥聊清华园的求学岁月，大学的种子悄然发芽。

谁知命运转了个弯。“文革”到来，读书升学的路断了，郑忆石进了面粉厂，成了一名普通工人。轰鸣的机器没能磨灭读书的渴望。母亲全力支持她，当过英语老师的老人，从ABCD开始教；大哥知道她喜欢古典诗词，便手抄了一本《宋词》附上注释寄给她。就这样，郑忆石每天背个放着书本和练习簿的包，在上下班的路上、在工厂午休间隙，背单词、做习题，多多少少为后来的高考垫了些底。

1978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家成了她最稳固的大后方。大姐是数学老师，每天帮她补数学；母亲第一时间从大哥所在的自贡市赶回

来，每天清早准备好泡饭和白水鸡蛋，用母亲的“专业术语”说，蛋黄富含卵磷脂，能帮助增强记忆力；怀孕待产的二姐，挺着大肚子回娘家帮她铺凉席、洗衣服，默默做事，一句怨言也没有；她数学底子薄，是二哥的点拨让她及时调整策略，把文科分数抓稳在手。

郑忆石如愿考上了大学。从重庆坐上绿皮火车去往成都的那一刻，她知道，人生的新一段路，开始了。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那种冲破束缚、奔向广阔天地的畅快，她用了一句古诗来形容：“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

从面粉厂工人，到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郑忆石一步步圆了自己“读大学、当老师”的两个心愿。

## 前行终有一片天

命运的列车一旦启动，便不会停止。本科毕业后，郑忆石去了北京，进入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，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，毕业后来到上海，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。每逢寒暑假，她都必回重庆探望、照顾母亲，交通工具自是火车无疑。“因此，从1978年算起，到2000年母亲去世，我来回跑了22年，也与绿皮火车结下了深缘。”

多年往返沪渝途中，她见识了人间百态，还有与老乘客的不期而遇。她曾经在旅途中三次偶遇过同一对父女，其中两次是在火车上。看着小女孩一点点长大，父亲慢慢添了白发，车厢环境越来越好，旅客脸上的神色越来越舒展，她真切地感受到：时代在变，生活在变，但亲情的内核，始终相融。

郑忆石在书里写：“历史是河，我们是河中沙粒。”她写的不是宏大历史，而是一个家庭的真实过往：父亲的家国情怀、母亲的坚韧自立、兄妹间的相互扶持、困难岁月里的不低头、奋斗日子里的不放弃。从民国教育到抗战烽火，从艰难岁月到改革开放，一个小家的轨迹，恰恰映出大时代的影子。书中两百多张老照片、家书、车票、手稿，没有刻意修饰，却最能打动人心。那是一段日子的痕迹，也是一家人情感的凭证。

绿皮火车慢慢驶过岁月，有些风景会远去，有些记忆却不会褪色。她想通过这本书告诉今天的年轻人，尤其告诉许多年轻的父母：人生难免坎坷，日子总有难处，无论如何不要躺平，不要气馁，也不要怕“几次三番，从头做起”，要坚信“走过去，前面一片天”。